

瞻仰毛主席纪念堂

——北京来信

亲爱的小林：

听说前些日子，你爸爸曾到北京来瞻仰毛主席的遗容，但是他只在北京住了一夜。我事前没有得到消息，也未能找他长谈，真是遗憾！

我自己是在十月十五日那一天去瞻仰毛主席遗容的。

正如我在五个月以前，站在毛主席纪念堂前所预想的那样，是在“秋高气爽的一天，跟着长长的肃穆静默的人流，缓缓地向前移动……”但是我的心潮却不像预想的那样奔腾澎湃。我的心潮，像是一股涓涓的细流，汇入了奔涌的长江大河，在流过重重叠叠的青山的时候，也有时回旋，有时飞溅，但是它今天已经流到了入海的地方，它惊喜地望到了自己浩瀚无边的归宿，它感到的是异样的宁静，异样的喜悦，它恬静无声地让自己这一股细细的流水，缓缓地溶入这无边的“伟大”之中……

我走进了北大厅，在一百一十盏明亮的葵花灯映照之下，我抬头瞻仰了白石雕成的高大的毛主席的坐像：他的面容是那样的慈祥、安适；他的深沉睿智的目光，正朝向光明遥远的未来。他的座后，衬托着一大幅色彩明快雅淡的绒绣，那是我们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圣领土。毛泽东同志曾经高举革命的火炬，与他的老战友们一起，率领着中国千千万万的革命人民，胜利地踏遍了一座座祖国的青山……

从北大厅向南走，经过两扇光洁厚重的楠木大门，进到了瞻仰大厅，我顿时觉得有一阵清香和暖气，迎面扑来！多么幸福呵，海南岛五指山上的楠木！你们在山风海涛之中，茁长成荫的时候，可曾想到你们会接受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命令，来担负守护我们中国人民的导师毛泽东同志的遗体的重任？如今，你们紧紧地、长城般地相对排列起来，日日夜夜守护在这里，直到千秋万代。

这时，在毛主席的水晶棺旁边，在我的眼前，忽然涌现出敬爱的周总理的伟大形象。他和往常一样，左臂垂直，右臂微微地弯曲，他的胸前佩带着上面有“为人民服务”的纪念章。他以恭谨热爱的目光，低头看着毛主席的红润如生的睡容，他又抬起头来，用我们极其熟悉的严肃而柔和的声音说：“同志们，细细地瞻仰，轻轻地走吧，毛主席为我们劳瘁了一生，现在他放心地睡着了，不要惊醒他吧！”

这一瞬时的幻象，使我忽然觉得毛主席真正是睡着了，周总理也永远没有离开他的身旁！哪里有毛主席，哪里就有周总理在他身旁。这时，我不但想到了周总理，我还想到了许许多多的革命老前辈。毛主席曾说过：“我们有这么一套干部：有建党时期的，有北伐战争时期的，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，有抗日战争时期的，有解放战争时期的，有全国解放以后的，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。……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，就可以‘任凭风浪起，稳坐钓鱼台’。要有这个信心。”

亲爱的同志，假如我是一股喜悦的无声的流入大海的细流，毛主席的这些话，的确使我迸出了一朵欢乐旋舞的浪花！不是吗？打倒了祸国殃民的“四人帮”之后，毛主席教育过、领导过的成百万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，现在不都在精神振奋、信心百倍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，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，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，而努力奋斗吗？

我走出了瞻仰厅，在刻着万年青的白石栏杆边站了一会。我的头上，是多么灿烂的阳光呵！我的面前，代表我国三十个省市的三十面红旗，迎风招展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由清新的空气，我觉得浑身是劲，我觉得我年轻了五十岁！

写到这里，我接到了你催稿的长途电话，你到底是真正的年轻人，比我的干劲大多了！假如这封信也能算是一篇散文的话，就拿它塞责吧！

匆匆，祝你健康、进步！

冰 心

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九日。

（本篇最初发表于《浙江文艺》1978年第1期，后收入《晚晴集》。）